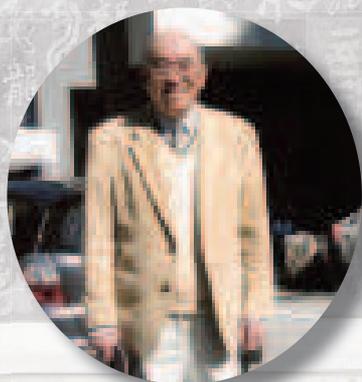


抗戰時期棗陽舊事

姜道章



作者攝於聖克魯斯加州大學

一、保育院、天鼓、扶乩、陰兵

1938年3月，為了拯救戰時無家可歸的兒童，國人在漢口成立了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，下設保育院，我們棗陽當時不少有家的兒童進了在四川的保育院，當然也有無家可歸的孩子，但不詳有多少棗陽的小孩子去了在四川的保育院，但我曉得住任在縣城我的堂兄道常和堂妹秀英，抗戰時就在四

作者簡介：

作者城關鎮書院街人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士，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碩士，夏威夷大學博士。英國倫敦大學和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問學人，台灣國科會客座研究正教授。曾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、夏威夷大學、南洋大學、新加坡國立大學及中國文化大學任教。在國內外發表中英文專著、論文及翻譯兩百餘種。擔任內政部地圖審查委員多年，貢獻卓著，獲得2004年內政部門政獎章。

川的保育院，勝利後回棗陽。住在書院街的王福貴也在四川的保育院。住在北鄉我的二姐夫劉德洪對我說，他也是保育生，跟道常秀英兄妹在同一個保育院。可能棗陽各地都有保育生，不只限於縣城，當時保育院在縣城收容小孩子時，民間有不少謠言，其一說是要將小孩子弄去榨飛機油，有很多人家居然相信，就不願將小孩子送去保育院。

1938年秋一天，日本第一次轟炸襄陽，應該是相當大的炸彈，爆炸聲音很大，棗陽縣城聽到炸彈的聲音，當時許多鄉人還不知道飛機轟炸的事，街坊都不知道是甚麼聲音，也不像是打雷的聲音，大家在街上議論，我聽見有人說是天鼓響，很多人還真相信是天鼓聲音，第二天才知道是襄陽被日本飛機轟炸了。

在1938年11月間，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棗陽，後來鄉人為了想知道第二天日本飛機會不會來轟炸，有人在書院街地藏台用扶乩的方法預測，用一個丁字形狀的木筆，兩個人各扶一端，在一個方形的沙盤上寫字，每寫一個字，另有一人記錄，最後解釋說明第二天會不會有日本飛機來轟炸，扶乩的結果表示是神靈的意思，我曾親眼當場看到過地藏台扶乩的情況。

縣城小東門外沙河對岸是地形學上所說的凸岸，形成很寬的沙灘，每年夏末秋初，沙河水退，每當午後，在小東門的河岸，可以看到對岸沙灘上有水蒸氣冒出來，沿着沙河形成一長條的水蒸氣，有人就說是過陰兵，也有人真相信是過陰兵。

很多人相信飛機油、天鼓、扶乩及陰兵，可見當時棗陽教育不發達，很多人沒有讀過書，不識字，雖然有民衆教育館，效果並不好，民智未開，很愚昧（註1）。

二、日寇三次侵犯棗陽縣城

抗戰時期日寇三次侵犯棗陽縣城，隨棗會戰發生在

1939年5月1日至24日，7日日寇侵入棗陽縣城（註2），在日軍到來之前的幾天，聽到日軍要打來的各種傳聞，人心惶惶，住在城關鎮上的人，都打算逃離縣城，富有的人開始向鄉下逃，我們將少數值錢的東西，搬到隔壁姥姥家，放在夾牆裡，將夾牆的門用磚和泥封起來，並且用石灰粉刷過，最後還在外面放置一個大櫃子擋著，這是我母親出的主意。那時舅舅不在家，舅母是西鄉齊集人，遇到重要的事，都找我母親商量。有些人家在家裏地下埋個瓦缸，將不便帶在身邊的小東西，放在缸裏。大概是6日中午開始聽到從東南方向傳來的大炮聲，炮聲越來越響，大家很害怕，傍晚又遠遠看到在東南鄉方向日本人升到空中的偵察汽球，天黑姥姥和我們一家，每人背個包袱，將大門鎖上，隨著人群，出小東門，過順城灣的沙河，沿著沙河東岸的路向吉家河的方向走，路上都是逃難的人，有微弱的月光，大家倉皇向前走，我們走的比較慢，我也背個小包袱，裏面包的是幾本賬本，我母親說到鄉下也許可以找到欠我們錢的人討賬，我們雖然跟著眾人向前走，但是也沒有目的地，逃難的一般上都是到鄉下親戚朋友或熟人家，第二天上午我們到了吉家河吳志權家，吳志權曾經是我家店舖的相公，吳家也要逃，我們逃到吉家河胡莊友人郝家，吉家河離縣城只有十公里，那裡的人也都要逃，後來到了鹿頭街，我們投奔廖家，廖家是老鄰居廖嬸的娘家，廖嬸的丈夫曾廣發在書院街開豆腐舖，廖家住在鹿頭街的東郊胡莊，莊上有一座天主教堂，廖家介紹我們在天主堂裏住，白天我們在山坡野地撿柴撿野菜。5月12日（註3）國軍李宗仁部隊收復縣城，消息很快傳到鹿頭，次日，母親和我兩個人即刻先回家，日本軍隊急來快去，縣城有不少房子被燒，書院街上許多房子的大門上有火燒的黑色痕跡，沒有釀成大火，我們家臨街店面的大門上也有火燒的痕跡，我們回來的早，沒有被燒，也沒有被偷，算是萬

幸，這是我們第一次逃難。

棗宜會戰發生在1940年5月1日至6月18日，5月8日日寇第2次入侵棗陽縣城，我們第二次逃難，逃到新市趙莊，6月3日日寇被國軍擊退，一得到棗陽縣城收復的消息，我們馬上回家，新市離縣城30公里，天還未亮離開新市，到順城灣沙河對岸，已是傍晚，天色黑暗，路過順城灣沙河木板橋時，看到沙灘上有一個受傷未死的日本軍官，還有好心的人給他水喝，一進小東門，就看到我們前面臨街的房子和橫屋都被日本鬼子燒了，只剩下堂屋和後面的房子，這次棗陽縣城許多房子被燒，我們回到家時，有許多人家的房子還在冒煙。我姥姥家臨街和二進的房子也燒了，北邊隔壁陶家的房子燒的更多，中間姥姥家的夾牆房子，早回來的鄰居曉得有夾牆，特幫忙滅火，才幸免沒有波及。

上述未死的日本軍官，年紀不大，據說日軍撤退時，他大概喝酒喝醉了，在順城灣靠河邊距離今天棗陽一中不遠的一間房子裏睡覺，沒有隨日軍退走，被最早回來的地方游擊隊員發現，互相交火，順城灣的保長沿街向小東門的方向跑，被這個日本人一槍打死，其他的游擊隊員從城牆上開槍，把日本人打傷，有人看到有兩個日本騎兵趕回來找他，到了沙河渡，聽見槍聲後不敢來就轉身向東南方退走了，當然這個日本人最後死了。後來國軍製作了壁報漫畫，描述這件事情的經過，表揚保長和游擊隊員的英勇，我對此事印象深刻。

1941年5月16日，日本軍隊第三次入侵棗陽縣城，李宗仁部隊反攻，當日午夜收復。我們倉皇逃到東北鄉鴨子山，天氣很好，許多人躲在山坡上和山窪裏，我們在較高的山坡上看到有兩個日本騎兵追逐鄉人，人們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，四散逃亡，現在回憶起來，猶有餘悸，鴉片戰爭以來，國家積弱，那時的中國人真是可憐，槍聲從我

們頭上飛過，山谷還傳來很響的回聲，後來我們逃到一個很大的廟中住了一夜，第二天傳來消息說日軍被國軍擊退了，我們就趕快回家，這是我們第三次逃難。許多人家的門窗家具等都被日軍拿走，可見打仗打了四年，日本已打窮了，日本軍隊物資已很十分缺乏，敗相畢露。

三、李宗仁在新生池澡堂洗澡

抗戰時期第五戰區司令是李宗仁，有一個時期駐扎在棗陽西北鄉王橋，他不時到縣城書院街新生池澡堂洗澡，他每次來都是坐轎車來去，當時他的轎車是棗陽唯一的轎車，鄉人都沒有見過轎車，很稀奇，每次街坊大人小孩都圍着看，他每次來洗澡，都是殺黑時間，新生池就停業，只有他一個人在澡堂洗澡，那時澡堂分池湯和盆湯兩種洗法，新生池就在我家斜對面，我洗過池湯，就是多人在一個水池中洗，比較高級的洗法是盆湯，一個人在一個水池裏洗，還可以叫人搓背和捏腳，他當然是洗盆湯。是不是李宗仁下命令新生池停業，讓他一個人洗澡，或者是新生池的老板孫壽山自己為了李宗仁的安全決定的，關於這一點我並不清楚。

四、日本投降消息傳到棗陽

1945年8月15日重慶廣播日本投降的消息（註4），當時棗陽民間雖然沒有收音機，可是當天大家都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，那天下午我到十字街買東西，經過小北街，在天主堂見到門上貼的一個紙條，是駐在天主堂內國軍電台收到重慶廣播日本投降的消息，說美國用一種叫做原子彈的炸彈炸了廣島和長崎，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，我不記得我是不是第一個人看到這張紙條，很快大家都知道了，十分高興。

五、土匪、貧窮、高利貸

1986年3月7日我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圖書館看書，讀到上海申報記者1933年在棗陽所發出的通訊，報導棗陽土匪、貧窮及高利貸的情形，那時的棗陽，土匪猖獗，窮人多，富人放高利貸，剝削窮人，這種情形在抗戰時期仍然是這樣，記得當時順城灣沙河對岸到吉家河的大路，路旁有芭茅叢，有一個時期，傍晚殺黑就有匪徒躲在芭茅叢後，見到單獨行人便出來搶劫。高粱我們棗陽人叫做桃黍，高粱成熟時很高大，高粱地一片高粱棗陽叫做桃黍棵，大白天匪徒躲在桃黍棵裏，也是見到單獨行人便出來搶劫，這表示年成不好，窮人多，鋌而走險。1946年我到襄陽參加襄師入學考試，需要盤纏，我母親為我籌措盤纏去襄陽，就是臨時向放高利貸的人借短期高利貸錢，那時棗陽沒有銀行，也沒有錢莊，只有當舖，例如書院街上房子最大的人家，就是王家當舖，位在福音堂對面，可能是書院街最富有的人家。當舖實際上就是有抵押品的貸款，利率是很高的，換言之，就是高利貸。

我曾聽大人說有一種高利貸，叫做印子錢，清初已流行，到抗戰時期民間還存在印子錢，據說戰前上海有一種印子錢，借十塊錢，借時就扣一塊錢，換言之，就是借錢的人只拿到九塊錢，然後連本帶利每日還錢，每日還兩毛錢，六十天還清，這是利息極高的高利貸。債主有一個折子，每次還錢，債主就在折子上蓋印，所以叫做印子錢，我推測棗陽的印子錢大概也與此類似。我還聽說有一種叫做「大加一」的利息，詳情我不記得了，是不是這三個字我也不能確定，曉得的年長鄉親，請指教。

六、說書

夏末秋初下午在小東門外的沙河沙灘上，有人說書，說書的多是河南人，有一個三腳架，架上放一個圓形的鼓，叫做書鼓，俗稱扁鼓，說書的敲打書鼓助興，有伴奏的味道，口講故事，所講的故事包括水滸、三國、說岳等，聽說書的人，大人小孩都有，絕大多數是男性，大家坐在沙灘上，呈半圓形，聽得津津有味，是當時大家很喜歡的一種娛樂。

七、抓壯丁、賣壯丁

抗戰時期我國實行徵兵制，棗陽俗稱抽壯丁，徵兵的名額分配，最低單位就是保下的甲，每次一個甲分配的壯丁人數，甲長大致按各戶適齡壯丁人數多寡分派，當時書院街的甲長是陶家金，陶家兄弟多，有兄弟四人，他不得已，只好報上他的最小弟弟，派行老五，街坊叫他陶小五，據說陶家金曾叫陶小五避避風聲，不要呆在家裏，避免被抓，那時陶小五剛結婚不久，他本來躲在外面，大概是想他的新娘子，一天他回家，當場在他家門口被抓，我親眼看到，兩個壯漢把他按倒在地上，陶小五登時臉色蒼白，拼命爭脫，無奈力量不夠，當場被抓帶走，狀甚淒慘，因為我親眼看到，印象深刻，記得很清楚，陶小五被抓走後，就沒有回來，死在外鄉，他的新娘子成了寡婦，據家二姐說，她後來改嫁了。

據說當時有人賣壯丁，所謂賣壯丁，就是有錢人家的兒子被抽到，可以付錢請人頂替，賣壯丁的有辦法自己逃回來，然後再賣，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。1948年青年軍208師在漢口招兵，我與棗陽同鄉數人，聯袂從軍，乘船東下往上海，所載新兵，只有極少數是自願從軍的青年學生，多數是徵招的壯丁，船經九江附近時，江面很寬，傍晚，光線昏暗，有一位壯丁投江逃脫，船上的人還開了槍，有人說他是賣壯丁的，說他買通了有關人士，開槍是做樣子的，不悉確否？次年年初我返回襄陽師範學校，那時襄師避亂

在咸寧橫溝橋，我從湖南長沙坐火車到橫溝橋，中途有憲兵巡查，查問一位逃兵，是一位壯漢，年齡四十歲左右，他大聲說：「你把我抓回去，沒有關係，今天抓我回去，明天我再逃出來。」態度滿不在乎，相當強硬，憲兵就沒再說話走開了，應該就是一位賣壯丁的，可見賣壯丁確有其事，不但棗陽有，可能全國各地都有。

八、肉案子

現在買肉，多在超市，也還有些地方，在傳統菜市場的肉攤子買，不過肉是從屠宰場批發來的，抗戰時期棗陽沒有屠宰場，鄉人都是在肉案子買肉，肉案子自己殺豬自己賣肉，城內書院街我家斜對門有一家肉案子，店主劉文相，他常在後半兒（棗陽土語下午叫做後半，半字兒話，念成後半兒）帶着弟弟及兒子侄兒到鄉下買生豬，將豬趕回來，叫做趕豬，每天凌晨殺豬，殺後從一隻豬的後腿割一個小口，用嘴吹氣，將豬吹的鼓鼓的，再用一個棍子打一打，最後放入一個大湯鍋中，用熱水燙，刮去豬毛。殺豬時，劉文相的弟弟劉文有和一個侄兒將豬按住在一個長凳子上，豬大聲叫，由劉文相用一把長尖刀，從豬的頸項刺入，點到豬的心臟，用刀殺豬是要技巧的，得要長時期的練習才行。刮去豬毛後，又將內臟分開，砍開豬頭和豬腿，然後將豬肉分成幾塊，吊在門口街邊一個架子上賣。

因為貧窮，許多人家並不是天天都能吃肉的，那時棗陽人所吃的肉以豬肉和雞鴨為主，不像現在，那時沒有冰箱，人們要吃豬肉都是當天現買，一般上人們喜歡要五花肉，豬的腹部脂肪多，又挾帶肌肉，肥瘦間隔，第一層是豬皮，第二層是豬油，第三層是薄薄的瘦肉，第四層又是豬油，第五層是深層的瘦肉，所以稱為五花肉，棗陽的滷麵就是用五花肉做的。那時買肉叫做割肉，親友互相送禮，有時就送豬肉，割肉時就向賣肉的說割個禮吊，表示是要送人的禮物，所以

稱為禮吊，就是一長條五花肉，用繩子吊起來。現在豬血要賣錢，那時豬血是不賣的，一般上送人，街坊鄰居拿個盆子，裏面放一點鹽，殺豬時將豬血放在盆子裏。肉案子現在棗陽縣城已經沒有了。

這些舊事反應了抗戰時期我們棗陽縣城生活的若干方面，從社會經濟的觀點來說，那時期的棗陽實在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村社會。

註釋：

註 1：1949 年我國的文盲率為 80%，棗陽的文盲率大致也是這個數，據官方調查，經過掃盲運動，1957 年棗陽的文盲率仍高達 36%。所謂文盲，就是成人不認識字，一個人至少要認識 1,500 字，會寫簡單便條，才算不是文盲，家兄生前曾參加掃盲運動，教不識字的成人認字。

註 2：一說 8 日棗陽失守，見湖北省棗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，《棗陽志》（北京：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，1990 年出版），頁 13。

註 3：一說 18 日收復縣城，見前揭《棗陽志》，頁 13。

註 4：1945 年 8 月 6 日美國原子彈炸日本廣島，當時廣島人口約有 35 萬人，大多數的估計認為在廣島約有 7 萬人立即死亡，到 1945 年年底，據報導因燒傷、輻射及相關疾病之影響死亡的人數，估計約有 9 萬到 14 萬人；到 1950 年止，加上由於癌症和其他的長期併發症，共有 20 萬人死亡。1945 年 8 月 9 日美國又用原子彈炸日本長崎，當時的長崎人口約有 24 萬人，戰後估計死者約達 14.9 萬人。日本在 6 天後，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。我曾經參觀過長崎原爆資料館，威力之大，實在可怕，原子彈爆炸日本人稱為原爆。